

目錄

序一 讀史明今 鑒往知來

序二 汲古潤今 嘉惠萬代

中國水利史典 編纂說明

長江卷 前言

導江三議 一

湖北漢水圖說 一三

楚北江漢宣防備覽 五一

荆楚修疏指要 一〇五

楚北水利隄防紀要 一七一

荊州萬城堤志 二八一

荊州萬城堤續志 五二七

湖北安襄鄖道水利集案	五九五
------------	-----

襄隄成案	六五五
------	-----

古微堂外集・卷六	八九三
----------	-----

湖廣水利論
湖北堤防議

後記

〔清〕王柏心 撰

導江三議

郭康松 整理



整理說明

王柏心（一七九九—一八七三年），字子壽，號螺洲子，清湖北省監利縣（今洪湖市）螺山鎮人，出生於書香門第。道光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年），王柏心中進士，官刑部主事，任職一年，即以『家有老母，無人奉養』為辭，告養乞歸。返里後，他主持荆南書院，其主要著述有《導江三議》一卷、《百柱棠集》五十三卷、《螺洲文集》二十卷等。

王柏心對治理長江頗有研究，所著《導江三議》一書，是其治水思想和治江策略的集中論述。《潛虎渡口導江流入洞庭議》以大禹為師，主張『因勢利導』，因其已分者而分之，順其已導者而導之。具體措施為拓寬虎渡口等穴口，利用湖北公安、石首和湖南澧縣、安鄉等縣的水道，導江水流入洞庭湖。

道光二十八年（一八四八年），荆江南岸的公安、石首、松滋縣境和北岸的監利縣所轄薛家潭等地潰口，王柏心赴實地考察，趕寫了《導江續議》（即《導江續議上》），主張『勿塞決口，藉以分流殺勢』。

道光二十九年（一八四九年），荆江又發大水，松滋縣高家套和監利縣下車灣潰堤決口。王柏心身臨堤段，又寫了《導江續議下》，提出『勿塞決口，順其勢而導之……』

使水土各遂其性而不相奸，必有成功』。

《導江三議》的版本主要有光緒辛卯年（一八九一年）三餘堂湖北叢書本、一九三六年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，本編纂單元以光緒辛卯年三餘堂湖北叢書本為底本，進行點校整理。整理者為郭康松，審稿者為黎沛虹、毛振培和姜智。不當之處請批評指正。

整理者

目錄

整理說明	三
潛虎渡口導江流入洞庭議	五
導江續議上	九
導江續議下	一〇
上何方伯言監邑下鄉何家埠決口當留書附	一一

濬虎渡口導江流入洞庭議

聞導江矣，未聞防江也。江何以有防？壅利者爲之也。昔之爲防者，猶順其導之迹，其防去水稍遠，左右游波，寬緩而不迫。又多留穴口，江流悍怒，得有所殺，故其害也常不勝其利。後之爲防者，去水愈近，閉遏穴口，知有防而不知有導，故其爲利也常不勝其害。

夫江自岷蜀西塞，吞名川數十，所納山谷溪澗不可勝數。重崖沓嶂，風雨之所摧裂，耕氓之所墾治，沙石雜下，挾漲以行五千餘里，至彝陵，始趨平地。經枝江九十九洲，盤紆鬱怒，下江陵則兩岸皆平壤。沮漳又自北來注之，江始得騁其奔騰衝突之勢，橫馳旁翳，無復羈勒，而害獨中于荊州一郡。《家語》曰：『江水至江津，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。』郭景純《江賦》亦曰：『躋江津以起漲。』荊郡蓋有江津口云。江之有防，自荊郡始。防之禍，亦荊郡爲最烈。郡七邑，修防者五，松滋、江陵、公安、監利、石首是已。以數千里汪洋浩瀚之江，束之兩隄間，無穴口以洩之，無高山以障之，至危且險，孰踰于此？況十數年來，江心驟高，沙壅爲洲，枝分歧出，不可勝數。江與隄爲敵，洲挾江以與隄爲敵，風雨又挾江及洲之勢以與隄爲敵，一隄也，而三敵乘之。左隄彊則右隄傷，左右俱彊則下隄傷，隄之不能勝水也明矣。五邑修防之費，一歲計之，不下五

十萬緡，而增築、退築、蠲賑之費不與焉。緡錢有盡，江患無窮，譬之以肉餒餓虎也。然而吏民終不敢議復穴口者，何也？上游受水之故道與下游入江之故道，皆已湮淤，或化爲良田。又其中間陂澤什九淤澱，不足以資淳蓄。欲盡事開鑿，未能輕舉。明知修防非策，而城郭田廬舍此別無保衛之謀，故竭膏血于畚鍤而不辭也。抑愚聞之，解糾紛雜亂者不控拳，救鬪者不搏撻，以隄捍水，愈爭而愈不勝，是控拳搏撻之智也。有策于此，不勞大役，不煩大費，因其已分者而分之，順其已導者而導之，捐棄二三百里江所蹂躪之地與水，全千餘里肥饒之地與民。其與竭膏血，事畚鍤者，利害相去萬萬矣。

請言其分，則江南之虎渡是已；請言其導，則自虎渡之人洞庭是已；請言其所捐棄，則公安、石首、澧州、安鄉水所經之道是已。《禹貢》之文曰：『岷山導江，東別爲沱。』又東至于澧，過九江至于東陵。『按水自江出爲沱，枝江亦沱也。澧即今湖南澧州。』曰『又東至于澧』者，是江西南出公安而下經澧州也。九江即今洞庭，以九水所入得名。大水入小水曰過。其曰『過九江』者，是江西南由澧州、安鄉而過洞庭也。東陵即今湖南巴陵。其曰『至于東陵』者，是江西南由洞庭至巴陵，而復下合于江也。由此言之，神禹導江之故迹，不在北而在南也，明矣。《水經注》江陵枝迴洲之下，有北江之名。北則今荊江，南則虎渡至澧之道也。古時雲夢，合南北爲巨浸，然江之經

流恒在于南，後乃以在北之荆江爲經流耳。昔也，以長江入九江，故殺而漫；今也，以九江入長江，故扼而隘。其勢然也。

夫導江必于南者，何哉？蓋公安本沮洳地，安鄉尤甚，惟澧州多山，江行公安而下注安澧，得洞庭八百里廣大之澤，洄漩瀦蓄，其恣睢凌厲之氣乃有所舒，然後弭節安行，以下合于江。此乃上聖因勢利導之功也。今雖以在北之荆江爲經流，然猶南存虎渡口以備宣洩，特口門過寬，寬則束水無力，歲久積淤，雖遇盛漲，其流不暢。故旁溢橫決，無歲無之。決而復築，築而復決。決與築相循環無已，而民已窮，財已殫矣。今莫若修治虎渡口門，其寬不得過三里，測量口門達洞庭之道，阻淺者幾何處，皆疏濬深通。凡水所經行處，及所氾濫處，皆除其糧額，其翼水支隄，皆棄而不治，俟經流暢達，水勢既定，然後相度高阜，聽民別建遙隄，以安耕鑿。若使大江經流自此趨南，是復神禹導江故迹，萬世之長利也。即不能如此，但分江水大半，南注洞庭，則水力已殺，不過捐棄二三百里有名無實之租賦田畝，而北岸自荊州郡城，及郡屬之江陵、監利、安屬之潛江，漢屬之沔陽、漢川、漢陽，皆可免衝決之患。上下千餘里間，所全膏腴上產，不可以億萬計，又無每歲治隄增高培厚之費。是說也，不勞民，不傷財，不創異論以駭聽，不拂衆情以難行，因其已分者分之，順其已導者導之，而足以澹大災，紓大患，倘亦事之可行者乎！

雖然，民可樂成，難與慮始。今建此議，恐衆論之猶多異同也。粗述其端，隨難立解，以次比附于後，凡難十，解十。

難者曰：古之穴九而口十有三，南北竝建，故江患以紓。今如子說，何不于北岸竝復穴口，若閉北而開南，是嫁禍于南也。北則安矣，南困奈何？

解之曰：南北竝復穴口，善之善者也。然北岸數百里內無山，彌望皆平野耳，引江故道不可求，陂湖淤淺，水至既不能容，又不能去，經年累歲，浩渺無涯，徒有昏墊之苦而已。若水注于南，則惟公安一邑受浸者什之六，其邑內東西兩岡廣袤各數十里，猶可墾田，可棲農民。安鄉受浸倍于公安，水常宅其什之八九。至石首、澧州及與澧毗連之安福，則大半皆山，水所浸者纔什之一二耳。況虎渡受江以後，入公安境，又自析而爲三。其一自公安之三汊河，分西支至澧州，入洞庭。其一自三汊河，分南支出安鄉，合澧水，由景河入洞庭。其一自公安之黃金口，分東支過安鄉，由淪口入洞庭。夫江自虎渡析而爲二，虎渡又自析而爲三，江勢愈分，江怒愈殺，江流愈暢，必不至橫溢于南境。其與江行北岸之浩渺無涯者，不可同日語也。何嫁禍之有哉？

難者曰：萬一經流南徙，是引全江入公安，而公安南境又有山谷，諸水自松滋來者，勢不能容，必至泛溢。設同時洞庭又復暴漲於下，烏睹其能宣洩哉？吾恐南境

之民盡爲魚也。

解之曰：患經流不能南徙耳。誠能南徙，則水勢有歸矣。且隨漲隨洩，何至積而爲橫決乎！今夫公安南境之水，與洞庭之漲，歲歲有之，非關虎渡之濬也。不濬虎渡，江自決隄而南注者，十歲中嘗六七見矣。能禁之乎？今不思順導江之迹以行水，而惴惴焉恐江之入南境，豈爲善慮患者哉？

難者曰：水注于南，原隰高下，蕩爲廣澤，租稅將安所取？未睹益下，先見損上，當若之何？

解之曰：南境江入則患水，隄決亦患水，歲常緩租，甚者蠲賑，民無升斗之利，而有版築之費，不足者仰給于上。是上與下交損也，賦額徒虛名耳。方今堯舜在上，至仁如天，方鎮大吏，又皆日夜孜孜講求利弊，惟恐一民不得其所。若舉災區積苦，爲民請命，國家隆盛，擁薄海內外之大，豈以此區區一二邑租賦爲輕重者，其荷俞允也，必矣！然後遣清白吏，按行虎渡，東至洞庭，視卑下之區水所能至處，徵集村耆，按方田圖冊，豁除糧額。其高阜之鄉毗連他邑者，割而隸之，按徵如故。凡南境各隄徭役皆罷，士籍存于鄉學，府史分隸旁縣。省吏祿，減撫賑，而民皆沛然獲再生之樂矣。

難者曰：賦除矣，南境民居當水所過者，遷徙之費，誰給之乎？且何以贍其生邪？策將安出？

解之曰：南境患潦，所從來遠矣。前此豈無遷徙，

誰給其費邪？誰贍其生邪？吾聞南境之民去其鄉井者，大半矣。或舍耒耜，而業工商，或棄隴畝而操網罟。其濱水而居者，轉徙無常，餘者皆棲處岡阜。今即大江分注，水所汜濫，不過如前此歲歲之淪胥而已，安在其重煩遷徙邪？且暢流之水與橫決之水，其彊弱不侔矣。況賦額已除，則民得收其菱藕、茭葦、魚鼈、螺蚌之饒，而又無徭役以困之，無吏胥以擾之，資生之策，何必盡仰縣官也。語有之：『白刃當前，不顧流矢。』南境潦患深矣，不有所棄，安有所存！必求百利無一害者而後行之，則非蒙之所能及矣。

難者曰：安鄉視公安尤窪下，固宜廢矣。獨公安有黃山者，跨兩省，界三邑。其俗頗悍，不立縣，恐彊梗益甚，割隸石首，則中隔廢區，且東西兩岡，東有東河，不可隸石首，西有軍紀諸湖，不可隸松滋。似未宜遽廢公安也。

解之曰：公安即不可廢，其舊治可廢也。聞其邑有孟家溪者，地處高阜，可移治焉，控制黃山甚近也。若以安鄉之南連洞庭者廢爲瀟澤，西連澧州者割隸澧州，而以其北連公安者，自茶窖至黃山凡三十里，悉隸公安，合東西兩岡共爲一縣。此則形勢聯絡，賢于舊治之與獮獯爲鄰者。

難者曰：公安、安鄉故有驛傳，若江水大至，道路不通，將廢驛傳，非計之便者。

解之曰：徵諸公安邑乘，每歲春冬置驛公安，夏秋置驛松滋，避水潦也。松滋可任其半，獨不可任其全乎？改而隸之，遠近相等，孳畜尤宜。安鄉驛即可移置澧州，皆計之至便者也。

難者曰：波濤出沒，津渚週迴，曠無居民，蘆葦叢生，斯盜賊之藪也。又不設縣，無官吏以督之，能無萑蒲之警乎？

解之曰：江湖藪澤，所在有之，盜賊常不絕也，視政事之嚴與惰耳。令長精彊，則威行旁邑，桀黠聞而斂迹。不然，則日莅其境，而盜賊之橫者自若也。若江流南注，水勢有歸，徐按其津途扼要處，移置水師營弁以資鎮壓，或遣丞倅歲一巡緝，旁邑復時時近加督察，則姦宄無所容矣。

難者曰：子恃洞庭爲尾閭，然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矣。湖心漸淤，濱湖之田皆築爲隄，夏秋盛漲，湖闊不過三四百里耳。若江水大至，湖不能容，濱湖之田敗矣，將奈何？

解之曰：昔之江水入湖多而湖轉深，今之江水入湖少而湖反淺者，其故可知矣。江之水急而彊，湖之水漫而弱，江人多則能蕩泥沙，江人少則積成淤滯，湖隄又從而奪之，湖之淺且隘，不亦宜乎！今若使江水入多，而借江疏湖，借湖納江，兩利之道也。且濱湖私隄，本爲例禁，即不決去，亦未見其歲免潦患也。

難者曰：江自龍洲而下，其趨沙市也勢猶曲，其人虎渡也勢甚徑，喧騰洶涌，驟難容納，往往至于橫溢。即欲分江南注，曷不治之于其上游？

解之曰：潛虎渡者，因其已分之迹而導之也。今上游南口皆已閉遏，故未遑兼及，若能議此，洵良策也。聞松滋有陶家埠者，古采穴口也。倘鑿爲川渠，使江水自此經公安孫黃河入港口，合南境諸水達洞庭，則殺上游霆奔箭激之勢，使虎渡得從容翕張，而北岸萬城大隄亦不至爲怒濤所排竿，其固將與磐石等。潛虎渡而竝復采穴，此亦輔車之勢也。

難者曰：是皆然矣。南岸石首尚有調弦口，亦引江入湖者。子專言虎渡而略調弦，何也？

解之曰：專言虎渡者，先其急者耳。虎渡北與荊州郡城遙相直，能分江南注，則荊州郡城安矣。郡城安，而北岸各邑皆安矣。譬之人身，虎渡，吭也；調弦，腹也。先吭而後腹，固其理也。虎渡潛，自當次潛調弦。豈惟調弦哉，公安之斗湖隄，涂家港，石首之楊林穴，皆係舊口，江勢猶存，皆可開鑿，引水入湖。俟其成效既見，北岸安堵，十餘年後，民氣全復，經費有所取辦，復于北岸獐捕、郝穴、龐公渡等口，或訪求故道，或別鑿新河，分引江水入

〔三〕南注 國家圖書館館藏光緒二年刻本《荊州萬城堤志》卷九『藝文』作『而注南』。

長湖、白鷺湖、洪湖，由新隄、青灘、沌口下注于江。南北竝治，勢無不可，顧今力有未逮耳！惟當先遣通知水利者，自虎渡東至洞庭，探測水道紆直、河勢分合、地形高下、道里遠近、濬治工費多少，通計南北兩省大利大害，博采衆議，洞然知其利多害少，然後斷而行之。自虎渡始，餘俟財力有餘，次第及之，未晚也。

導江續議上

歲戊申六月，南郡江漲驟至。南岸則公安隄決涂家港，石首隄繼之；北岸則監利隄決薛家潭，最後南岸松滋隄決高家套。四邑者，漂廬舍、人民不勝計。客有問于螺洲子曰：『子前言殆驗矣，今將若之何？』螺洲子曰：『曩固言之，南決則留南，北決則留北，竝決則竝留。若以人力開鑿之，役鉅而怨重，孰敢任厥咎者。今幸天爲開其塗，地爲闢其徑，因任自然，而可以殺江怒，紓江患，策無便于此者矣。吾聞鳳凰乘乎風，聖人乘乎時。夫乘時者，猶救火追亡人也。蹶而趨之，惟恐弗及。此機不可失也已。』

客曰：『今南北二岸大決者四，小決者數十，將盡留之乎？抑有先且急焉者乎？』螺洲子曰：『以愚論之，在南則高家套、涂家港決口宜勿塞，在北則薛家潭決口宜勿塞。此三者相距各百餘里，遠近略準，皆水所必爭之地，所謂杜曲搗毀之勢。兵法有之，堅其堅者，瑕其瑕者。謹

避之無與爭，勿塞爲便，塞則必敗。若留此三決口，而南縱之人洞庭，北縱之人洪湖，始有所分，繼有所宿，終有所往。一郡之中，千里經流，自此安矣。其小小決口，可塞者塞之，其瀕江各隄，存之如故。歲省營繕捍禦之費，而又無一旦漂沒之害，于以興利若不足，于以救敗則有餘。』

客曰：『是皆然矣。今之洞庭，非昔之洞庭也，闊不及向者之半；洪湖雖闊實淺。大江經流數千里，其底多積沙，歲歲增高，江入海處皆沙壅爲洲，尾閭甚滯，赴下不疾。以目前論之，南北竝決，水入洞庭、洪湖，仍不能容，尚溢出平地，數千里間，滴汗混茫者，盡田廬也。能納而不能洩，烏覩所謂救敗者。目擊淪胥，不之捍遏，仁者豈宜出此！然則留口之不如脩防也，明矣！』螺洲子曰：『夫以洞庭洪湖之巨，長江經流之遠，滄海之大且深，而不能容水，則隄又惡能容水乎哉？且今之數千里滴汗混茫者，驟決使然也。相持既久，所積愈多，故一怒而肆滔天之虐耳。果留決口，則自冬歷春、歷夏秋，隨漲隨洩。漲即大至，萬萬無蓄威狂噬之勢也。客以脩防爲仁，豈徒不得謂之仁哉，又不得謂之智。夫不量隄之能敵水與否，而敝敝焉括財賦，事版築，此以田廬人民僥倖者也，必以田廬人民予水者也。不量力之能存隄與否，而貿貿焉補苴罅漏，此以隄僥倖者也，必以隄予水者也。悲夫！愚氓何知，謂隄成則吾屬有託矣，築室廬于其中，列市廛于其中，墾田藝種于其中，幸而無敗，租稅、衣食、嫁娶、喪葬、禱祀而

外，益以繕隄捍隄之費，耕作所入無贏焉。不幸則蕩田廬，湛家族。今歲隄決，來歲復築，築與決如循環之無端。吏民猶以爲得計，不自知其踏危竅也，躡禍機也，不自知其狎波臥淵，枕蛟龍而席長鯨也。若預定留口，明示以趨避之路，民見可居者始居，可耕者始耕，自不至寄命于不可測之淵，而又蠲去歲歲繕隄捍隄之費。其與設罟獲以罔民者，孰仁且智與？留口則必免租，其春麥之人一也，所損僅秋成，然無納稅治隄諸費，亦足以相當。況瀕口內外，猶有填淤之望哉！故曰救敗有餘也。」

客曰：『因其決也而不治，此與坐視無策同，奚以止藉藉之怨咨？』螺洲子曰：『誠能留口，則江分矣，然後可用吾導之之說。行視決口以內至于湖，不能成道者，就而濬之，必使深暢。凡其旁溢傷敗處，量除糧額，多留水地，徐增遙隄，翼水入湖，由湖下達于江。水有所分，則其忿息；有所宿，則其悍平；有所往，則其行疾。自茲以還，江患必減什之六七。此不可失之機也，知棄之爲取者，斯善于取者矣！』客曰：『善。』

是歲也，沮于衆論，留口之策迄不行。

導江續議下

越己酉歲，楚自正月雨至五月不止，江驟漲，南岸松滋高家套，及北岸監利中車灣隄皆決，漂廬舍人民，視戊

申歲倍之。客復有言于螺洲子者曰：『甚哉，江之爲害烈也！』螺洲子曰：『非江則害，隄實害之，隄利盡矣，而害乃烈。』

客曰：『稻人何言以防止水，匠人何言防必因地勢，八蜡何以有防與水庸之祭？』螺洲子曰：『田間溝洫之水宜用防，瀦水之澤宜用郭。謹洩蓄，備旱澇而已。江河大川，三代時無用防者。故周太子晉曰：古之長民者不放川。昔共工壅防百川，墮高堙庫，以害天下。有密伯鯀稱遂共工之過。召穆公曰：川壅而潰，傷人必多。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。子產曰：不如小決使道。賈讓亦曰：大川無防，小水得入。治土而防其川，猶止兒啼而塞其口。此皆不防川之明驗也。』

客曰：『今將如何？』螺洲子曰：『嚮者言之矣。因江之自分，吾乃從而導之而已矣。夫天地成而聚高于上，歸物于下。川者氣之導也，澤者水之鍾也。導其氣而鍾其美，然後水土演而財用可足也，然後民生有所養而有所葬也。昔者禹之治水，高高下下，疏川導滯，鍾水豐物。故天無伏陰，地無散陽，水無沈氣。今不師神禹之智，而循共工、伯鯀之過，起隄防以自救，排水澤而居之，自取湛溺，又不悔禍，築塞如故，民死于隄，乃曰江實害之。嗟乎！豈不諄哉！誠能曠然遠覽，勿塞決口，順其勢而導之，上合天心，遠遵古聖之法，使水土各遂其性而不相奸，必有成功，而用財力亦寡。不然，禍未艾。』

客曰：『子曩言留三決口，今又舍公安不言，何（慢）

〔漫〕無定見也？且盍不盡求古穴口而復之乎？』螺洲子曰：『今但因江所自分者從而導之，賢乎人力開鑿者遠矣。凡穴口故道，大半湮沒。元大德時，曾訪得其六復之，果有效。今仍湮矣。然大抵江所攻突決裂處，率近古穴口，因其分而導之，奚必規規成迹！漢時韓牧，論治河不能爲九，但爲四五宜有益，即此意也。善乎！管夷吾之論水性也，曰：「杜曲則搗毀。杜曲激則躍，躍則倚，倚則環，環則中，中則涵，涵則塞，塞則移，移則控，控則水妄行，水妄行則傷人。」凡今之水妄行者，皆扼其曲故也，此無異犯虎口而摩鯨牙也。如吾之說，但視江所欲居者，稍自成川，跳出沙土，然後因其分而導之。高其高者，下其下者，順從其性，水道自利，宜無巨害。必欲繕完故隄，增卑倍薄，勞費無已，數逢其害，則吾不知所終窮矣！』

客曰：『築與留等之救患，若隄不敗，利當百倍。何獨堅持留口之議？』螺洲子曰：『以遷徙之費與繕治捍禦之費較，什不敵一也。以沮洳之苦與覆宗湛族之苦較，百不敵一也。且留口者，特棄水以予水，非盡棄地以予水也。即今棄地，視彼之舉人民而棄以予水者，不猶愈乎？今隄決之後，災黎與浮食無產業民同仰賑恤于縣官，因而率之以濬川導流，費不糜而功可就，迺兩便。此功一就，江安患弭，人有定居，填淤加肥，租賦尚可徐復。雖云救敗之下計，實乃通變之中策也。』客曰：『唯唯！請以俟

當世在位之吉凶與民同患而能斷大事者。』

上何方伯言監邑下鄉何家埠決口當留書附

今夏水潦爲災，江漢竝溢。敝邑江隄告潰，于下鄉之何家埠決口，闊狹尚未能定，將來恐在五里內外。其地斜直，南岸之城陵磯，乃洞庭水口，其下十數里爲三江口，俗名荊河腦。正當南北門戶。蓋洞庭包全蜀大半之水，施宜二郡之水，貴州廣西彊半之水，湖南全省之水，合五省水勢。遇夏漲則畢萃城陵磯之口，北入荊江，其時上游岷源經流自荊郡而來，勢如建瓴，下游漢水怒汎，又橫截于鄂渚，漢口之間，彼此相持，霆奔電激，不能順軌。會當夏令，南風大作，春撞汕刷，北岸江隄，最中其禍，而敝邑適在北岸，又處川南交匯之衝，非人力捍禦所能爲功。今茲潰口，其驗也。按何家埠內外多係浮沙，向來頻築頻潰，實由土性鬆浮，立腳不堅，而其地又爲水所必爭之區，未有能屹然不敗者。閭閻性命，悉託隄防，脩復之議，不待智慧，萬口一詞。往者寇難未作之前，脩築鉅功，或由借帑，或倚派土募捐。今則異于昔矣，經費支絀，軍興且不能贍，況暇議及撫賑脩築乎？竊揣敝邑此次築塞決口，其

〔二〕據國家圖書館藏光緒二年刻本《荊州萬城堤志》卷九「藝文」改。

